花言峭语

《神探之痕迹》：一部大尺度电影的爽感所在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植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

《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锐，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植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

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鉴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识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鉴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DNA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

《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鉴证科技，但更多来自鉴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鉴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DNA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今天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

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植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七十年代到二零一零年代，鉴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

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鉴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

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昊、陈飞宇、邢佳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罔极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昨天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作家

钱眼识人

不如重新“办张卡”

《余红旧事》是我在刚刚过去的长假里追过且满心喜欢的剧，它采取了中剧的形式，一集也就20分钟左右，但并没有因为向短剧靠拢而失去了精品长剧的气度与标准，恰恰相反，这个长度又很好地熨帖了长假期间多线并进追求即时娱乐的观众浮躁的情绪。

故事根据“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班宇原著小说《于洪》改编，从书名到剧名，很显然是做了一些女性主义色彩的倾斜与调配，因为整部剧更像是在《迷雾剧场》这样的悬疑剧IP中开辟出来的“秘密花园”，让女性群像成为摇曳多姿且散发神秘魅力的“风景线”，故事是围绕林场火灾“逃生”出来的无业青年刘阳如何在底层挣扎，最终在距离世俗标准的幸福一步之遥时堕入欲望炼狱，带着罪行的救赎溃败不堪。男演员张哲华固然撑起了角色，但对我以及更多观众来说，更有强烈共鸣感的恐怕就是围绕他的女人们，他的姐姐女警刘娟，他的情人有钱寡妇陈红，他的前妻尿毒症患者郝洁，以及郝氏姐弟的母亲，千丝万缕牵连的洗头屋老板娘王萍，可以说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完整、充分的人物弧光，她们有各自的性格、宿命，但也都有高度一致的精神内核，就是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甚至尊严。大概是因为编剧是白玉兰奖获得者李潇、于淼，她们上一部名作就是《玫瑰的故事》，她们带给发生在严寒肃杀之地的悬疑故事一些细腻、有趣、真正的女性视角的细节。比如“疯妈”郝母约会准女婿刘阳，竟然用烧过的火柴棒描眉，在电影院看的电影是《魂断蓝桥》，这不就是“东北费雯丽的隐秘岁月”，好喜欢，画眉这个动作又让我想起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也有类似的细节来表现女性内心对于心仪男子冲动、模糊但纯真的向往。

类似的细节很多，但有一集我是最喜欢，拍案叫绝的。陈红来到洗头屋，暗访与亡夫有关系的老板娘王萍，她仰着头仰着头焗油，头皮，脸颊，所有皮肤的质感和纹路都看得非常清楚，如果是院线片，大家可以想象，我认为演员马伊琍是非常专业的演员，演出了一个中年女性应该有的样子，怨气，暮气之下还有不服输的狠劲，识命的坦然，懂人性的狡黠。她最好的细节就是，不撕扯，对同性别的同类充满了然于心的怜悯（也是怜悯自己），选择重新办会员卡，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是自己寻求解法的隐喻。我看到有观众评论，说王萍的丈夫是否知道妻子有不名誉的职业，我觉得是知道的，这恰好是戳痛陈红的关键，她看到对方牺牲了女性的尊严去谋生，依然有丈夫疼爱，就想到自己被家暴的经历，有嫉妒，有不忿，有困惑，而压倒所有这些情绪的念头就是要重新开始，为自己好好活着。

同样有重新“办卡”觉悟的还有郝洁，她选择退出三角关系，从陈红那里获得资助换取自由，在上海做手术治病，重获新生。在时代洪流中，普通人都有本能也有权利去自己的落脚点，抵御冲刷，避开吞噬，在原著小说中，爱看文学书的郝洁曾经摘抄过米沃什的诗句，其中有这样的话，“任何我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人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扔下旧的烂账，重新“办卡”，珍惜余生。

媒体人

早闻狄声

《余红旧事》的得与憾

东北、悬疑、狠人、重案……几个关键词出来，你以为《余红旧事》还是那套熟悉的配方；没想到，画面切回余红广场边警察刘娟的日常生活，剧集呈现出的是同类型题材少有的市井质感——写实却不乏荒诞，离奇却自带回味，一切故事的发生，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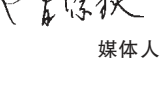
剧集从命案开篇，却不限于命案，而转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民警刘娟，踏实肯干、嘴硬心软，离婚多年的前夫一声不吭地把女儿托付给她，她嘴上埋怨，对孩子的细心却丝毫不含糊。而以刘娟为中心，更多人物关系铺展开来：在广场上装神弄鬼的“神婆”万秀华，从广东送来的小女孩芊芊，前来查案借住在刘娟家的刑警何亮……在这里，是鸡零狗碎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是嗑瓜子说闲话的悠然自得。

但当你沉浸近乎平淡的生活日常里，镜头一转，开篇卷入命案的年轻人刘阳，正是刘娟的弟弟。自此，悬疑不再是冷冰冰的、模式化的铺展，又牵出更多人物线索：刘阳和发小郝鹏的情谊，勾连着富商李德武的命案以及他饱受家暴之苦的妻子陈红；刘阳与郝鹏姐姐郝洁的相恋，又拉扯出两家人上一代的恩怨。众多人物各有来路与困境，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密密麻麻的线索纠缠着人性与命运，最终都交由余红广场静静见证。

能做到这一点，剧本的扎实与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王佳佳演绎的刘娟，懂人情世故又善良热络。为了给弟弟攒结婚钱，她邀请来年轻帅气的何亮住在自己家；一见对方面露难色，立刻大大咧咧敞亮解释想挣钱的意图。马伊琍诠释的寡妇陈红也有意思，从饱受虐待到执意杀夫，再到屡屡受挫，她在机缘巧合下意外觉醒了人生的不同可能。从受害者、谋划者、创业者再到情人、母亲，每一个状态都极具辨识度。当然，出彩的也远远不止她们——剧集大量使用喜剧演员，蒋诗萌、土豆、付航甚至是董宝石，哪怕惊鸿一瞥，也有触动人心之处。

回过头来看，18分钟左右一集左右的长度，或许于“立人物”确有助益。那些琐碎的烟火生活、插科打诨，被更加集中地呈现观众，许多极致的名场面也更容易被消化。《余红旧事》将长剧质感的扎实答卷置于中剧框架下，再次证明了“短”不等于“浅”，市井百态与悬疑暗流完全可以共生。这种贴合当下观剧习惯的创新，无疑是值得鼓掌的。

但掌声之外，也难免生出一丝惋惜：向“中剧”时长逻辑妥协，就是一条正确的破壁之路吗？许多原本可以一气呵成、完整铺陈前因后果的故事，被剪辑强行斩断，情绪失去了回味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那这种设计，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原本可以抵达的高度？如今剧集的体量，如果还原成16集左右的精品短剧集，或许更能传递出作品应有的厚重感与命运感。鼓励新的形式，但好故事非要凑成一部中剧，真的值得吗？



媒体人

情人看剑

许兰香重生大观园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书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

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于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的字自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

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星棠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星棠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雀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她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

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世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磨砺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她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HE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当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媒体人

地址：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0070 广告热线：22895373 印刷：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零售价：1.50元